

第二座国家植物园花落广州

本报记者 鹿彩霞

生态谈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做好重大投资项目环评工作的通知》提出,对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等级公路、城市道路、生活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厂等项目,位于相同市级或县级行政区且项目类型相同的,可“打捆”开展环评审批。这是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的一大创新举措,对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评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按以往的审批方式,每家企业每新上一个项目都需要单独开展一次环评审批。现实中,同一行政区域内经常出现多个同类型项目需要同时开展环评审批,这些项目在环境本底、环境容量、环境风险点等问题上往往具有相同性或者重叠性,重复审批既增加了企业成本,也影响了环保行政审批效能。

最近两年,一些地方结合各自发展实际,探索开展“打捆”环评审批实践,取得积极成效。比如,重庆高新区将同一个建设单位近3年内拟建的城市道路、学校、河湖整治、公园等同类型建设项目纳入一个环评文件中,实行一次编制、一次审查、一次审批;青岛对园区或工业楼宇内引进建设的同类型或相近类型建设项目,打捆编制一个环评文件,统一环评批复;等等。

“打捆”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在集成改革思维下对环评制度的一次优化。这一方式是基于区域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审批流程再造和服务方式创新,化繁为简,把同类审批项目集成办、一次办,进而提升环评审批服务便利化水平,提高环评审批质量和效率,持续释放环评制度改革红利。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打捆”环评审批对减轻企业负担、增强有效投资活力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项目早一天审批完成,就能早一天投产、早一天见效益。“打捆”环评可以有效破解同一区域同类项目单独审批耗时耗力的问题,减少企业环评编制的时间及费用,加快投资项目落地见效。长远看,对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抱团落户,打造产业集群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打捆”环评不代表“降低标准”,更不是“不管不问”。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环评文件的质量考核,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环评溯源和责任追究,确保环评批复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让“打捆”环评审批真正成为项目落地的“加速器”。

吴陆牧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编 高妍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座国家植物园。至此,我国分别在一北、一南率先设立并揭牌运行2个国家植物园,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共有植物园接近200个,目前仅有北京、广州两座城市的植物园跻身“国家队”。全国第二座国家植物园,为何选择广州?

广州,素有“花城”之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广州,四季鲜花飞扬,品种繁多。同时,作为广东省首个获批的国家森林城市,广州现有林地面积428万亩,森林覆盖率41.6%,森林蓄积量1955万立方米。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也在广州。建于1956年的华南植物园,是我国最大的亚热带植物园,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和植物保护机构之一,素有“中国南方绿宝石”之美称。这里不仅是能观赏到各种神奇植物的乐园,还是承载着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宝藏植物园。

华南植物园升级为国家植物园后会有何变化?“不久后,大家能够看到更美的国家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未来植物园将以热带和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优势植物和特有植物为对象,迁地保育物种2万种以上(含华南濒危植物的95%,有6000种经济植物),科学研究继续位列全球植物园前列,年游客人数达300万人次,大规模开发2种经济植物,综合实力进入世界植物园前列。

国家植物园的核心功能是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学传播、资源开发和利用、公众游憩。根据规划,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展示区及周边市政设施纳入规划范围,核心功能区规划总面积319公顷。对标世界一流国家植物园标准,基于科学内涵、生态引领、文化传承理念,完善华南国家植物园规划布局,突出功能完整性和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覆盖广泛性,切实保障国家植物园功能需要。

做好濒危植物保护

7月4日,记者在华南植物园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的育苗大棚看到,一盆盆矮小的植物开着娇嫩的小白花,长势喜人,它的名字叫怀集报春苣苔。目前该物种野外个体数仅存几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对36种濒危植物进行野外回归,这其中就包括怀集报春苣苔。”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副主任宁祖林说,怀集报春苣苔是我国苦苣苔科最为稀有的物种之一,仅在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梁村镇一处喀斯特洞穴处发现,2012年首次被发现时仅约200株。近几年,科研人员发现怀集报春苣苔个体数急剧下降,为了加强保护,华南植物园加强野外种群调查和引种收集,如今华南植物园已经实现人工繁育并建立起迁地保育技术体系,可在较短时间内繁育出大量优质种苗。

迁地保护并不是简单地把植物挖过来栽在植物园里,而是指通过人工途径,将生存受威胁物种、区域特有种或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从原产地迁往其他地域的专业机构(如植物园、树木园等)予以保护,也

包括建立种质资源库保存植物种子、组织、器官等。

怀集报春苣苔只是华南植物园保护珍稀物种的一个缩影。麻栗坡兜兰、聚石斛、海南黄花梨……众多珍稀濒危植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得到保育。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已成功实现了杜鹃红山茶等36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

任海表示,未来华南植物园将会参与全球和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实现植物保育2万种以上目标,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经济植物6000种,华南珍稀濒危物种95%的种类得到有效迁地保育,为绿色发展提供源头植物资源。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育活植物17168种(含种下单元),其中珍稀濒危植物643种,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337种。

“未来在建设更高层次的植物园平台上,可以把优异的种质保护起来,建立种子基地和基因库,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可以培育出更好的品种,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徐大平说。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年年内华南国家植物园将有机会推出2种改良后的经济植物——鲜果枸杞与三叶木通。

攻克“卡脖子”难题

跨越橡胶栽培技术“禁区”、选育优质高产杂交水稻、组培“香蕉试管苗”……不少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作物都与华南植物园历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关。

在世界植物园发展史中,经济作物曾经一度成为主导,许多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植物,最早的引种和科学研究都是在植物园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这一战略物资被列入禁运名单。我国热带、亚热带大部分处于北纬18度以北,属于国际惯常认为不宜种植橡胶地区(北纬17度以北不宜种植橡胶)。为发展国民经济、突破封锁,党中央提出要尽快尽早发展我国的橡胶事业。“橡胶北移”科技攻关项目应运而生。

据记载,1951年起,华南植物园就开始了橡胶树的研究考察、采种育苗工作,1960年,老一辈科研人员郭俊彦、林植芳、刘鸿先、唐友林、梁志贤等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三叶橡胶树抗寒生理研究工作,为热带经济作物三叶橡胶树的北移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过多年的努力,越过国际公认的在该技术传统领域的“禁区”,我国首次证实了橡胶可在纬度稍高的北回归线以南的亚热带地区生长,创造了世界橡胶栽培史上的奇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作为此项科技攻关任务的参与单位之一,“橡胶树在北纬18度到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得了1982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的荣誉。至1990年底,全国橡胶栽培面积已达901万亩,在全世界41个种植橡胶国家中,产量名列第五位。

同时,华南植物园还成功选育出了我国杂交水稻品种中第一个米质属特

二级的杂交稻品种——博优210。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小川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华南植物园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李小川指出,华南国家植物园所在的广东地区,在林木种苗绿化产业方面,其推广和利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花卉产业方面,广东以5%的种植地占全国13%的产值,成绩也相当显著。而作为广州本身而言,在植物保育、植物创新和植物种类的新技术领域,都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这对于城市不同产业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有利于南药企业和乡村企业的物种开发利用。

承担科普教育使命

盛夏时节,正是莲花盛放的时候,记者在华南国家植物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莲花。池中央,大大的叶片铺在水面,边缘卷起,像一个个翠绿色的大圆盘浮在水面,这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圆叶的植物——王莲。更令人称奇的是,王莲莲叶可安全承载体重达70公斤的成人。

而这样的神奇生物,在植物园只是冰山一角。茂密的参天大树、静谧的小桥流水、奇异的热带雨林……记者在展示区看到,这里既有“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峰回路转”的岭南园林风格,又有以龙洞琪林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基本格局,还有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园林造园风格。在植物园逛一圈下来,人们不仅大开眼界,还能收获一些生物知识。

作为全国最早的科普教育基地之一,华南植物园自1959年9月底首次对公众开放,由此开启了科学普及工作,也一直将科学普及作为植物园的重要使命。

在广州市民和不少游客心里,华南植物园已经是广州一个充满特色、独一无二的“地标”。广州市民朱晓桦说:“平时放假就很喜欢带小孩来植物园亲近一下自然,这里有很多平常看不到的神奇植物,比如今天看到的王莲和兜兰,当然很期待看到华南植物园升级为国家植物园后的变化。”

华南植物园展示区占地333公顷,拥有木兰园、姜园、棕榈园、兰园、药园、温室群景区等38个专类园区,迁地保育各类植物1.7万多种(含种下分类单元)。优美丰富多样

的生态环境,为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成为广州市重要的观鸟观蝶观虫胜地。全年可观察到的野生鸟类达130多种,蝴蝶110多种,也是广州市区内少数夜赏萤火虫的绝佳场所。每年游客量达11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20多万人次,成为公众接近自然、了解自然的重



华南国家植物园的食虫植物捕蝇草。 鹿彩霞摄

要场所。

“作为4A级景区,华南植物园占地接近4300亩,还有部分地区并没有开放。未来,园区内已开放的区域将建设得更加美丽,没有开放的区域也将开发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参观游览。”华南植物园园艺中心主任王瑛说,去年华南植物园游客达到165万人次,未来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目标客群不仅是广州本地的游客,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

华南国家植物园将通过改造科普场馆及标识系统,使年游客数上升至300万人次以上。除了承担文旅方面的功能,未来,华南国家植物园还会建有高水平专类园,将建成国家战略植物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基地、国家自然教育与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等。

题图 华南国家植物园展览温室群。(视觉中国)

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玺：

扎根沙海 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夏日的八步沙,梭梭、柠条、花棒、红柳等一丛丛绿油油的沙生植物覆盖在黄沙上。5年前,让郭玺心头一动的正是眼前这片景象。2017年5月,当时32岁的郭玺决定留在八步沙,沿着祖辈、父辈们的足迹,继续治沙守绿。

八步沙位于甘肃古浪县境内,是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一片内陆沙漠。上世纪80年代前,这里的沙丘每年以10米的速度向南推移,周围的农田、道路常常被黄沙埋没。1981年春天,古浪县土门镇的6位老人以联户承包的方式,进军八步沙,组建了集体林场。这6位老人被当地人亲切地叫作“六老汉”,成为八步沙第一代治沙人,郭玺的爷爷郭朝明便是“六老汉”之一。

六老汉的家距离治沙点有7公里,人背驴驮,带着树苗、草种和工具挺进沙漠。八步沙变绿了,六老汉的头也白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治沙人走了4个,剩下的2个老了也干不动了,但八步沙还没有治理完,六老汉的家舍不得放弃这片林子,于是他们

约定不管有多难,6家人的后代里必须有一个人接力治沙。1983年,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放弃在土门镇供销社的“铁饭碗”,回家治沙植树,成为最早的第二代治沙人。

从小跟着父辈们在沙窝里种树的郭玺,对治沙并不陌生。“那时候就是跟着玩,在灌木丛里摘沙枣、追兔子,帮不上啥忙,有时候还帮倒忙。”现在回想起童年往事,面色黝黑的郭玺不好意思地一笑,“治沙确实很苦,你看我们的脸都晒得黑黑的,长大后我就想离开这个地方”。

2016年之前,郭玺在外打工,学会了开装载机,每个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每年冬季工地上停工的时候,他会回到家里,帮大伯郭万刚一起治沙种树,来年春天他继续外出打工。

“年轻人都有梦想,林场里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2500元的工资,我就想在外面闯一闯。”郭玺回忆说,2016年冬天,他回来种树的时候,看到年近古稀的大伯老了,自己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跟父辈们的约定留下来。

2017年5月中旬的一天,打算离家外出的郭玺开着面包车进入林场,想再看看这些树。“我从小到大见过最大的水域就是黄河,没见过大海啥样,那天看到成片的柠条花开,感觉像花海一样。”一瞬间,郭玺被自己从小见证过的成就打动了,“如果爷爷、大伯他们不治沙,哪有如今的花海?这是件很伟大的事”。

祖辈们的绿色约定和这片柠条花海,让郭玺决定留下来,成为八步沙的第三代治沙人。经过三代人多年的治理,如今八步沙已成为南北长10余公里、东西宽8公里多的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众多植被保护着周边3个乡镇近10万亩农田,古浪县整个风沙线后退了20多公里。

如今的八步沙已经被浓浓绿意覆盖,但是郭玺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都很忙碌。“今年春天雨水少,新种的林子浇水量大,全靠这眼机井。”见到郭玺的时候,他正在硬化一段从省道308线到林场机井的路,从装载机上跳下来,郭玺露出憨厚的笑容:“附近公路修整,清理出一些废墟,我拉过来把这段路垫一下,水车更好走了,也能节省时间。”

今年春季造林,八步沙林场完成古浪县北部沙区防沙治沙蚂蚁森林项目3万亩,栽植各类沙生苗木600多万株,还在308线、营双高速、金大路通道完成绿化补植补造各类苗木1万多株。

“墒情不好,树种下去后期要多操心。”郭玺说,现在条件要比爷爷和伯伯种树的时候好得多,第一代治沙人赶着毛驴车拉水进沙漠,第二代人开着“三马子”(农用三轮车)拉水浇树,现在自己有了大型运输车浇水,灌溉效率要高得多。

治沙种树效率上去了,郭玺可以腾出手来干更多的事。在短视频平台上,郭玺注册了八步沙林场的账号,每天回家他会把随手拍的工作场景和林场的变化整理发布在网上。工作不忙时,他晚上还会在网上为八步沙林场的散养土鸡等产品做推介。

“祖辈、父辈们把这片林子种下了,我们的责任不仅要扩大绿色、守护绿色,更要传播绿色,让更多人知道八步沙,知道治沙护绿的故事。”在郭玺看来,自己不是唯一的第三代治沙人,“我在这里种树,你可以在办公室参与绿色公益项目,只要播绿、护绿的理念深入人心,每个年轻人都是治沙人!”



郭玺讲述他与柠条花海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华南国家植物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龙洞琪林景色美不胜收。(华南国家植物园供图)